

論生於無形體物不遺謂之無鬼不可不見不聞謂之有鬼

亦不可固兩生於影影生於形俯仰行止皆隨形也影外微

陰非一故曰叟叟子影自謂也予雖有影而不知其所以然

之故形之有影猶之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此爲

比亦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則影生陰與夜則影滅吾之所待

者非火日耶而况乎又有所待者火日乎形體乎彼火日有

來往吾亦與之爲來往彼形體有強陽吾亦與之爲強陽形

影且爲幻也况強陽亦非真也又何必問其孰爲眞乎孰爲

幻乎陽子遇老子於中道老子仰天而歎曰吾始以汝爲可

教今不可教也陽子至舍盥洗漱巾櫛膝行而前曰請問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七

牛集二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所以不可教者何也老子曰善觀人者不於動容而於眉睫而唯唯盱盱目中無人人誰與之居者大白若辱不露一鋒頽也盛德若不足不矜一知識也吾教子止於此矣陽子斂容易色曰謙受教當其未受教之時此一陽子也公與妻胡爲而執席執巾櫛含著燭者胡爲而避席避櫛及既受教之後亦此一陽子也舍著胡爲而與之爭席豈止不執席而已哉良由太上數語默化卽良門深藏若虛盛德不足若墨之意也可見道德揚於外不若藏於內與其使人知之者淺不若使人不知者深也陽子一言而頓悟易悟也哉

雜篇讓王篇第二十八

蘇長公謂讓王以下數篇非莊子所作予謂中有數段非

莊子不能作恐有僕儒濫入語不全是而亦不全非也具

口道之眞以治身其緒條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乃

莊子內聖外王之學三語可以蔽至部南華此篇題引荀

富貴而重生者安貧賤而樂志者第惟北人無擇下隨齊

尤三人藐天下窺赴淵而不悔爲吾儒所不敢不知此三人

人逆知今日有揖讓他日必有征誅必有征誅必有慕弑有

暴弑必有屠滅有屠滅必有改封建旣改封建必有華望

夷庭夷亂中華之漸高士先哲故預赴淵以杜其漸卽

南華所謂絕聖棄智而民不亂削斗折衝而民不爭之意

也此等遠見非學有淵源而大有道氣者安足以語

此後有閑風而興起者自伯夷叔齊而後不多見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也卽支伯也子

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困隱也然

只是爲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

道藏輯要

牛集二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下者而治天下方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

不爲天下所累舜讓天下於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

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上言不以重務傷生此言

養生上所以爲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締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

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通也

高蹻先生郡守李轍爲頌記壇之近仍有其壇自通因名

人之迹舜以天下讓其友臯之鄉石戶地名石戶之西

音惟

孰勞乎后之爲人謀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

僕力謂

故德爲未至於是夫負妻載孺子

夫以背負物妻以首戴物手撫其子乃隱士之風

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賣父

音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晉臣與爲狄人臣奚

以異且吾間之不以所用養

土地害所養人因杖策而去之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賣父可謂能尊生矣

生以物爲重外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有身不能無苦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傷生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免此二患乃所謂尊生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五、牛集三

上川上牛集三

程疏四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憇之逃乎丹穴

南華真經曰為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薦之以艾乘以

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

國爲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搜無意於國故可託以國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

魏人見昭僖侯

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

天下盡銘約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搜知之搜而敗

則右手廢而去

右手搜之則左手廢然而搜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搜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搜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皆重

所

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爲非也其所以之者差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

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接其銘而可以

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攘之何弱臂重而天下輕也輕於天下而韓之所學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夫一臂矣爲至輕而

傷至重可不謂惑乎

魯君問顏闐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

先焉顏闐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食也魯君之使者至顏

闐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闐之家與余顏闐對曰此闐之家也使

者致幣顏闐對曰恐聽者謬誤聽也謂

也謂

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闐者真惡富貴者

也富貴非可惡也亦顧其時何如耳如堯舜在御則廟堂之上

也不可無泉變而猶然爲顏闐之行吾恐其非惡富貴也或者

也真此真字學者不得草草蒙過在天地爲太極在人身爲先

天真一之氣自情資開則真氣喪故玄門有採真之道真以

治身也其緣餘土苴則皆有爲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家國

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後事所謂糠粃粒粒皆爲堯舜者土

苴發草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

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

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最特隨侯之重哉

西星曰之所以謂心之所以往

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

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最特隨侯之重哉

星曰之所以謂心之所以往

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

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

音撫

栗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

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

遣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爲人敵附舍人折弓

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走而從於

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

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衛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

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名句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音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

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

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

說居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

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若說昔不當以居羊日之矣

以爲樞而甕牖一室破甕而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

蓋屋草以褐衣上漏下溼匡坐而

弦也子貢乘大馬中稱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

華冠縑洗履冠製如花開曰華杖藜而應門子貢白嘆先生何

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遠誠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友學以爲人學當爲己而教以爲己反以爲人而教以爲己教當爲人而教以爲己仁義之

懸依仁義以爲好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原憲所言諸語皆規子貢也

子貢卽善辯亦不能不愧屈

矣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晬虛浮手足胼胝音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冠久而散捉衿而肘見言袖天子不得

踵決兒根曳縑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有節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忘形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名句

志利凡有志者皆可能也至於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

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音堅也弱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

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

回之意耶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足乎已無愧

待於外也

審自得者失

知爲愧耶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耶之得也不知者以爲回之有所得而夫子用行舍藏與回同心故不曰回之得而曰耶之得也

中山公子牢魏之公子封中

山君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王之象魏門也

名年謂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知生之爲重則生之外無足重者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勝其心不能自勝也

瞻

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

重傷重傷之人無毒類矣

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蓋中則見境生情所以學道之人先要降此識神不然則沾淨之

神

中不勝擾擾而元神楚之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不能以勝

欲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

傷

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

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不起念

萬緣皆空而後真性始得牟以公子學道視掌市之

士薰習猶深故勝之愈難所謂身雖隱而心不隱也

孔子窮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移

吾牟不移純菜而無米也顏色甚慘

收

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

凌潔之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道藏學術資訊網站

之難請侯請以爲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

曰屢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後歸於宗廟遂得愈共山

之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堯報后之爲人

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浸

我吾養見之因白投清冷之淵

居乎本體晉光之首者以投

也

謂爲二人湯將伐桀固不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晉光而謀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

狃兵須力犹君須忍辱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城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食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

胡聞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道藏學術資訊網站

之難請侯請以爲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

曰屢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後歸於宗廟遂得愈共山

之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堯報后之爲人

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浸

我吾養見之因白投清冷之淵

居乎本體晉光之首者以投

也

謂爲二人湯將伐桀固不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晉光而謀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

狃兵須力猶君須忍辱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城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食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

胡聞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道藏學術資訊網站

則見境生情所以學道之人先要降此識神不然則沾淨之欲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不起念萬緣皆空而後真性始得牟以公子學道視掌市之士薰習猶深故勝之愈難所謂身雖隱而心不隱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移

吾牟不移純菜而無米也顏色甚慘

收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

凌潔之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道藏學術資訊網站

之難請侯請以爲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

曰屢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後歸於宗廟遂得愈共山

之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堯報后之爲人

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浸

我吾養見之因白投清冷之淵

居乎本體晉光之首者以投

也

謂爲二人湯將伐桀固不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晉光而謀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

狃兵須力猶君須忍辱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城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食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

胡聞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道藏學術資訊網站

之難請侯請以爲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

曰屢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後歸於宗廟遂得愈共山

之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堯報后之爲人

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浸

我吾養見之因白投清冷之淵

居乎本體晉光之首者以投

也

謂爲二人湯將伐桀固不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晉光而謀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

狃兵須力猶君須忍辱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城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食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

胡聞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道藏學術資訊網站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

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不以人壞三段乃聖至德之事作一日

下正明周之不然所以

萬世之爲人臣者

今周見殷之亂而遠爲政上謀而下

行貨

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貨

阻兵而保威阻撓人之臣

不能見而民莫不說而必自陳功德以悅之

割牲而盟以爲信

而割牲以代之揚行以說眾不能見而民莫不說而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推尊亂德之周易暴虐之殷

吾間古之士遭治世不過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竝耕乎周以塗

炭

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

戾行

如曾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太宗

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牛集三

殷末臣弑其君者國有子弒其父者比肩篡逆之風蔚何底止故夷齊不食於首陽者何也蓋君明臣貞百姓熙皞陽舒用事之世也主暴臣逆世界愁苦陰慘用事之世也夷齊之餓首陽而死之心新聖主當陽反斯世爲唐虞

回陰慘爲陽舒耳豈止愧萬

也天下爲人臣之懷二心者

復圭子曰此以讓王名篇輕富貴也蓋其所重者不在富貴

而在生也人苟知生之爲重卽天子可藐天下可輕矣韓堯

以天下讓許由而許由不受者不以天下之大入其耳也讓

子州支父而支父不受者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舜讓天下於

子州支伯而支伯不受者不以天下易其生也以天下讓善

卷而善卷逃入山者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又以天下讓石戶之農而農攜妻子以入於海者謂至德之士知有其

身而不知有天下嗣是太王棄邠遷岐無以養人而害人不惟自尊其生且知百姓之生尊也惟尊生者可以富貴不以外物而賊生惟尊生者可以貧賤不以貪得而損生胡今人兩者胥失終身不解也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逃乎丹穴

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爲君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韓昭侯盍不有天下而不肯廢左右手者知兩情重於天下也

身又重於兩臂韓又輕於天下君胡爲爭其所輕愁身傷生

而不顧也顏淵不受魯君之幣使者復至而先達此章惟輕

富貴且直惡之矣若顏淵者可謂得好惡之眞也由此觀之

萬物皆是幻惟有一道真此真乃人生先天真一之祖炁學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牛集三

者須尋侶訪仙師覓外護以返還此真蒸乃可以長生久視若帝王之功家國天下之事業偶者以爲奇觀而真人視之特緒餘興土苴耳完身養生者之所不屑也視富貴雖可

欲也不啻如一雀生尤可欲也不啻如隨珠世人舍所重以

徇所輕何異以隨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乎列子不受鄭子

陽之餽粟非惡粟也惡其不出己見而信人言以餽遺安知他日不以人言而罪我此其所以不受也故後鄭子陽之難

作而禍亦不及焉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從之遊後昭王返國

王失國彼失屠羊大王反國彼反屠羊以故棄爲齋祿而不

以外加爲爵祿若而人也不敢任受失國之罪故亦不敢任受反國之功耳昭王嘉其品欲常常而見之屠羊說以王爲廢法而輕下士也不聞命焉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以三旌較屠羊其貴賤懸矣以萬鍾較屠羊之利其貧富又懸矣然而終不可負富貴而致吾君有妄施之名不受盡以屠羊終焉原憲居魯茅茨而桑樞甕牖而褐塞匪坐而絃歌其自得可知矣子貢軒車往見原憲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憲獨愧希世比周者學不能爲己教不能爲人借仁義以文其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牛集二
X
牛集二

奸而飾與馬以驕人者吾不忍也子貢其何詞以對曾子居衛袍縗形勞烟火希舉冠纓斷絕曳緹而歌商頌聲徹天滿天徹地滿地其聲鏘疑出於金其聲確又疑出於石天子得而慕之不得而臣之諸侯得而師之不得而友之故養形者忘利煉精還氣也養志者忘形煉氣還神也至於致道而忘其貧也有負郭之田五十畝供粥之所給郭內之田十畝絲麻之所資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有夫子之道其樂在性天而不仕進也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知足也不以利而傷行善哉回之自得也不以外失而有愧善哉回之內修也

不以無位而取作用行舍藏吾與回有同心不惟回之得而亦耶之得也中山魏公子牟慕道而居江海心猶未忘魏闕求禁止之術於聃子聃子曰子能知生之爲重則外物皆輕矣胡半明知之而以生與外物較其數不勝也聃子曰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神不勝擾欲必爲元神之所惡子強不從者而從之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又一傷也故曰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火食茲歌鼓琴未嘗絕音子路責以爲君子之無恥孔子曰君子當其通時非通也通於道之謂通當其窮時非窮也窮於道之謂窮今邱有其道而無其遇何以爲窮當窮而道在遇難而德見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牛集二
X
牛集二

歲寒霜雪然後知松柏之後也陳蔡之隘子以爲憂而邱以爲幸也孔子反琴茲歌如故子路執干而舞其所得猶淺也子貢乃撫然曰吾今而後始知夫子之道猶天地吾安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道之有窮通猶天地之有寒暑風雨古之得道者無往而不樂所樂非窮通也視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耳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鄭首古之人又有甘窮死而不甘於通者一見於北人無擇謂居畎畝者胡爲而遊巵廊羞穿舜襪而鹽投於清冷之淵再見於卞隨謂湯伐桀而與我謀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乃自投稠水而死三見於晉光以不義之祿爲不可受無道之土

爲不可踐况肯尊居民上乎乃負石而沈於廬水若而人也

非惟不知有窮通且不知有死生三人之心何心哉逆知揖

讓者征誅之漸也放伐者篡弑之始也目不忍見耳不忍聞

故以一死而挽愈趨愈下之頹風後有閭風興起者伯夷叔

齊是也其始而之西周也以西周有有道之人也已而不受

周之爵祿也猶不能忘情於神農之世祭盡敬而不祈福治

盡信而無所求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則不利其壞可知以

人之卑自高也則不樂其卑可知不以遭時自利也則不願

逢時又可知今周獨不然殷好亂而周好整殷無誠而貞聚

周用謀而財散殷人畔而心離周人聯而信結其作著以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堯

牛集主
卷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四

子

牛集主
卷三

眾也征伐以市利也何爲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乎
獨不聞上古之士其遭治世也以一身任天下而不辭其遇
亂世也欲苟存於旦夕而不忍吾與其傍周以辱吾身也何
如遠避之以潔吾行乎於是逃之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二
子之於宮貞可已則已非爲苦節不可貞也亦非恥爲含垢
以立虛名也身處商周之交世界缺陷君臣分絕吾欲以渺
然之軀率天下諸侯西向返周爲商力既有所不能吾欲隱
忍以商臣而踐周之王食周之毛義又有所不可惟有死之

一字可以資化育扶綱常俾當時後世纂臣凜凜然而改心
易慮則禹齊非聖之清也實聖之任也非空聖之任也實聖

之時也卽至人上聖居夷齊之地處夷齊之時不得不爲夷齊之餓也後有作晉弗可及已